



以文学的方式给孩子爱的启蒙

——从毛芦芦的《青梅竹马》说起

□钱淑英



当我知道毛芦芦写了一本叫《青梅竹马》的书时，满怀期待地想要读到它，并且想象着，在少女情怀的照耀下，毛芦芦的文字和故事会是怎样的圆润和甜美。读完后发现，作者并无意在这部小说里表达少男少女之间的懵懂情感，而是着力描绘童年情感世界的纯真与美好。

故事发生在8岁女孩“毛青梅”和11岁男孩“秦竹马”之间，作者利用这一带有巧合性的人物设置，刻画了竹马和青梅亲如兄妹的友情，并由此营造出一种充满洁净感的情感氛围。这两个青梅竹马、亲密无间的孩子，自然成为村里人的话题，他们常常拿他们取乐，借此寻开心，不过亲人和朋友却是抱以淳朴之心，宽厚地面对他们的交往。所以，青梅和竹马的世界里总是充满笑声，他们嬉戏在油菜花地、溪水边、石桥旁，一起上街修锁补锅，一起守候露天电影，一起在新菜油煎的新麦饼、香草香囊、粽子的香气里呼吸，这样的田园生活和童年时光美好得令人向往。

与此同时，小说以温暖为主调谱写了一支乡村命运交响曲，通过青梅竹马和周围人的命运呈现更为复杂的人生，里面交织着生与死、爱与恨的丰富旋律。故事最后，青梅和竹马一起去往竹马爷爷的女儿蒙古包姑姑所在的大草原，他们相约今生永远也不分离，共同迎接崭新的未来。未来也许不可知，但青梅和竹马之间的温暖情谊却显得如此弥足珍贵。作者将这童年情感描写得清新质朴、灿烂澄澈，弥散出古典怀旧的气息，闪烁着浪漫主义的光芒，让人不禁为之沉醉。

然而读完《青梅竹马》，心里总觉得有些许不满。细细想来，主要是作者过于理想化的情感表达使得故事和人物有些失真，以致影响到作品内在意蕴的构建。例如，当人们拿青梅竹马取乐时，他们未必心怀恶意，但成年人于不经意间传递的信息，一定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暗示，不论这种暗示积极或是消极，都会对儿童的成长造成影响。从这个层面来看，毛芦芦在表现青梅竹马的情感世界时，并没有完全体现孩童心理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任大星先生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题为《罪恶的种子萌了芽》的小说，小说开头写道：“我脑海里开始产生男女关系的观念，早在我虚龄11岁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那一年冬天。应该说，本来，我在这方面的心理是十分纯洁的，都怪我的大我几岁年纪的两个表姐，是她们在我纯洁的心田上播下了不干不净的罪恶种子。”这篇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真实记录了作家在少年阶段所经历的一段朦胧而美好的情感。主人公在14岁那年遇见了真正喜爱的女生黎爱华，当黎爱华吃甘蔗咬破舌头央求“我”轻轻舔她舌头的时候，我

感受到了主人公羞涩而荡漾的少年情怀，而黎爱华笑弯了腰的反应也使我们相信，青春情感真的可以如此坦荡无邪。黎爱华终究遗憾地离“我”的生命远去，这种无疾而终的结局，正是青春期少男少女情感的正常走向。作者通过主人公真实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告诉我们，情感一旦在心里生了根，“罪恶”的种子便开始发芽，那力量不可遏制并且影响一生。

事实上，青春期之前的孩子就已经具备爱的心理，他们在青梅竹马的纯真时代，也许就开始埋藏情感的种子，就像德国作家彼得·赫尔特林的小说《本爱安娜》中的主人公一样。本和安娜都是四年级的孩子，他们彼此喜欢，因此遭到同学的嘲弄。有一次，有人在黑板上写下“本爱安娜”一行字，引起大家哄笑，这时出现了一个不乘人之危的西普曼老师，他在“本爱安娜”下面写下“安娜爱本”几个字，并说：“爱是双方的事”，就这样拯救了窘得无地自容的本。这个故事里的父母和老师对10岁孩子相互喜爱这件事所持的“纵容”态度，令人有些意想不到，作家通过这样一种理想姿态提醒我们，童年阶段的孩子同样存在爱的可能，而在这个过程中，成年人的引导和帮助是多么重要。陈恩黎主张用“童恋”而不是“早恋”去界定童年阶段的爱恋，她在推荐这本书时说：“成人过度强化儿童世界的‘天真无邪’和‘无性’的存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这一说法值得我们重视。本和安娜相互爱恋的时间尽管短暂，但这段经历为他们拉开了情感人生的美丽序幕，面对这样的“童恋”，成年人应当给予尊重与呵护。

自1984年丁阿虎发表《今夜月儿明》至今已近30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不再视情感话题为写作禁区，“言情”甚至已经成为当代青春文学的主要基调。但是从压制、漠视到纵容，成人立场悄然发生的这种变化，却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而这已经影响到当下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面对即将迈向青春期的

童年之恋，成年人的态度要么是避而不谈，要么是当看客以此取乐，他们没有意识到，抑制或伤害这种正处于萌芽期的情感，有可能会在孩子的成长路上埋下“罪恶”种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儿童文学的“童恋”题材有待进一步挖掘，以从文学的角度弥补儿童情感教育的缺失。

在我看来，毛芦芦在《青梅竹马》中完全可以就“童恋”话题展开深度描述，作者却对此有意回避，这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减损了作品内在的情感张力。青梅和竹马经常遭受来自成人世界的玩笑，但他们从不会因此埋下什么“罪恶”的种子，始终单纯、快乐地在一起。尽管作者为此设置了一个特定的年龄段，将情感的范畴框定在纯真的童年时代，然而在情节发展的链条中，主人公一不小心就会越过作家所设定的心理界限。这样的读者预设无疑对人物情感的展开造成了阻碍，而作者精心营建的童年情感的纯净感，也使小说的心理描写流于平面，未能真正触及童年阶段的情感内核，这不能不说是小说的一大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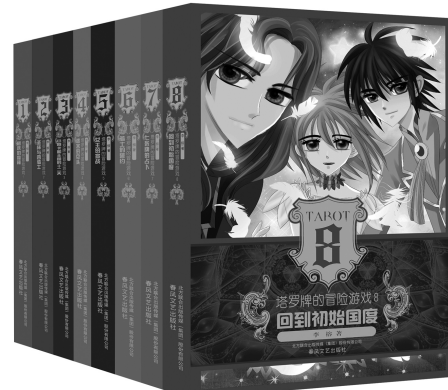
今天的孩子看似早熟，但他们对爱的认识却是幼稚懵懂的，并且由于受到成人世界的不良影响而陷入理解上的误区。纪录片《幼儿园》中有一个片段真实反映了当下孩子对爱的认知，当问到孩子爱是什么的时候，一个孩子说，爱就是把你抱着；面对你会对什么人说“我爱你”的提问，孩子的回答是“不会说”，或者“不好意思说”，甚至有的孩子说这让人觉得很恶心。孩子的反应令人深思。实际上，情感教育不该简单指向处于情感萌动时期的青春少年，也应包括更年幼的男女，而这“爱”的含义，更需要突破狭隘的儿女之情，使其拥有更为深沉、广阔的内涵和意义。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给孩子爱的启蒙，让他们相信爱是美好的，懂得爱是相互的，同时让他们真切感受爱的甜蜜，在童年岁月里幸福地做一回“青梅”和“竹马”。

■新书快递



“鲁冰花园”系列，鲁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鲁冰花园”系列共5册，分别为《月亮生病了》《最亮的眼睛》《金色小提琴》《小鸟快飞》和《凤凰吟》。“鲁冰花园”系列是儿童文学作家鲁冰作品的精品集。鲁冰的童话，澄澈纯净、温馨优美、诗意忧伤、幽默风趣，因而受到读者欢迎。他的童话用诗一般富有韵律的语言，充满奇思妙想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个质朴幽默的故事，充满童真童趣。故事字里行间浸润着真挚的情感，抚慰着读者的心灵，并激发起人们对爱与真善美的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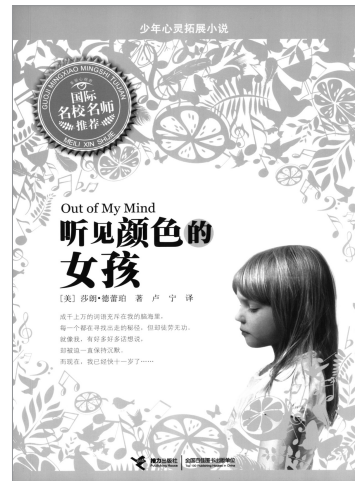
“塔罗牌的冒险游戏”系列，李榕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塔罗牌系列是一套幻想小说，共8部。该套书以源自欧洲的塔罗牌为创造元素，是一部以塔罗牌为主题的小说，在故事中阐述了成长与爱的主题。宇宙中有两个具备魔力的星球，大阿卡那星和小阿卡那星。在大阿卡那星球，几年满15岁的少年可以进入树妖的森林。小阿卡那星球生存环境险恶，是大阿卡那星战败王族的流放地。大、小阿卡那星球上的人很少进食与睡眠，对他们来说那很浪费时间。故事的主角是12岁的地球女孩安落与4位性格迥异、出身复杂的骑士以及一位负责指引圣杯的女祭司。在冒险历程中安落不断成长，体会失去与得到，获得朋友的友谊、骑士的忠诚守护，学会坚强，学会放弃与牺牲，学会爱与宽容，学会努力与战斗。她最终强大起来，实现了自己的最初梦想，拥有了朋友和家人。



“一年级读名著”系列，春风文艺出版社、(瑞典)拉格洛芙等著，2012年7月出版

继《爱的教育》《昆虫记》《木偶奇遇记》《鲁滨逊漂流记》《爱丽丝漫游仙境》后，“一年级读名著”系列又推出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列那狐的故事》《格列佛游记》《吹牛大王历险记》《绿野仙踪》。这是一套为一年级小学生量身打造的世界经典名著精读注音版，符合低年级孩子的阅读习惯，让他们在自主阅读中接受世界文学名著的熏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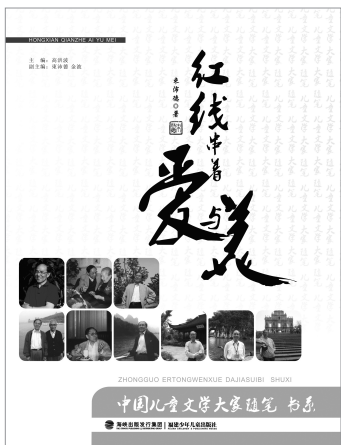
《听见颜色的女孩》，(美)莎朗·德蕾珀著，卢宁译，接力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女孩儿美乐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她的大脑就像一台摄像机，一直不停地记录着她的日思夜想，她的爱与悲，她所经历的一切。她可能是整个学校里最聪明的学生——但没人知道这一点，她的老师、同学都认为她没有一点儿学习能力。美乐苗只能每天做一样的习题，抄同样的字词，不能说话、不能行走、甚至不能写字。就在地她绝望的时刻，她发现了一种能让自己发出声音的方式，一切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短评 束沛德随笔集《红线串着爱与美》

守望麦田的情怀

□陈天中



一位老人，用他炽热的激情点燃了儿童文学前进的灯盏，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为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奔走呼喊；他历经了共和国儿童文学事业从萌芽到发展再到繁荣的历程，亲眼目睹了儿童文学事业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他几十年不变，默默耕耘在儿童文学这块田地上，呵护着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成长起来；他自称自己是儿童文学界“打杂”、“跑龙套”的小人物……他就是束沛德先生。

束老师今年已80岁了，可一谈到儿童文学，他俨然变成一个心无旁骛的孩子，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儿童的无限留恋，洋洋洒洒数万言仍意犹未尽。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最近推出他的随笔《红线串着爱与美》，全书共收入了他的散文随笔60篇，这本书从某种角度来说既是他从事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的一个缩影，也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精彩缩影。全书分三大块：前辈风采、文友魅力、园丁本色。三部分内容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以散文随笔形式回忆儿童文学界的前辈、同道和老领导、老同事，记述了作者对一些文友的印象，对他们创作成就、特色进行的评价，以及作者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以至退休前后，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对他的教诲、指点 and 期望。

当我读完他这部情真意切的散文随笔，仿佛切身体会到老人在儿童文学光荣的荆棘路上踽踽前行的那种艰辛。他怀着麦田守望者的情怀，一次次将孩子们从悬崖边上拉回来。为了孩子们的快乐和幸福，他一直守望者，至今退休了仍然继续守望者，乐此不疲。

束老师的这部散文随笔我以为有三大特点：第一，表真情，

抒真意，不作无病呻吟和画蛇添足的文字堆砌。第二，文笔朴实、朴素，一如他的为人，不张扬，不高调，不矫情。第三，在掌控散文叙述节奏上收放自如，既不丢失每一个重要细节，又不显得文章繁冗乏味。

表真情，抒真意。这一点很容易从书中看出来。作者对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回忆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不因自己的好恶而任意贬损或拔高谁。他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位朋友，珍惜每一位师友与他的情谊，其中几篇对已逝师友的追忆文章读来更令人唏嘘不已。如第一篇《大爱无垠的冰心》，作者与冰心老人从相识到互相鼓励，再到共同关心儿童文学组织工作，以及最后冰心老人逝世时作者所抒发的沉痛而惋惜的心情，每一个字都浸透着真切之意。文中有的细节描摹读来让人身临其境，仿佛冰心即在眼前，其音容笑貌悠然可见。再如《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严文井就像一位慈父，作者描写他对部下关怀备至的一件件小事，读来不禁让人暖意融融。《水仙花开怀郭风》，那“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散发着缕缕清香的水仙花”让作者对儿童文学大师、散文家郭风的辞世而感到怅惘和哀伤，郭风感叹阳世的无情。《亦师亦友的沙汀》中平易近人的沙汀，“常常闯到我的房间门前，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喊一声‘束沛德’，约我到饭馆去‘打牙祭’”让人在哑然一笑中感受到当时生活的艰难……即便是一些前辈老上级对自己的批评，作者也毫不回避，实事求是地写到文章里。由此可见，束老师对写文章的态度是客观的、严肃的、认真的，所抒发的感情完全出自内心。

如果说散文一定要在词藻华美和内容生动上选择一个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内容。词藻华丽固然能让散文显得漂亮可人，然而我更认同束老师这种平实、朴素的文笔风格。词藻应当为内容服务，没有内容，即便堆砌再多华丽的词藻也算不上好文章。正如束老师这本《红线串着爱与美》一样，书名虽不能“惊艳四座”，但在平实而朴素的词汇中已经让读者领会了书的内容。当你打开书悉心阅读时，你很快会发现，文章基本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就好像

■经典重读

《蓝色的海豚岛》：一个印第安女孩十八年的孤岛生活

□彭懿

1719年，英国人丹尼尔·笛福出版了一本名叫《鲁滨逊漂流记》的虚构自传体小说，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鲁滨逊的英国水手，因为遭遇海难，别的船员都葬身鱼腹，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漂流到了偏僻荒凉的无人荒岛。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靠自己的一双手和智慧，制做独木舟、造房子、种小麦、养山羊，后来还从食人族手里救出一个土著“星期五”……他一共在荒岛上度过了28年，后来被一艘经过的英国船救出，才重返文明社会。

这本将近300年前的书，一直红到今天，吸引了世界上新一代又一代渴望孤岛生存的孩子去熬夜读它。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笛福写《鲁滨逊漂流记》时，绝对没有想到几百年后它会成为一本畅销不衰的童书，他是为大人写这本书的。还有一个人，也写了一本荒岛历险的书，尽管写它时，感觉自己写的“情感范围是儿童与大人共享的”，但确实不知道它的读者是大人还是孩子。他就是美国作家斯·奥台尔，他写的这本书名叫《蓝色的海豚岛》。后来，出版社帮他把这本书定位为童书，它不但获得了1961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还和《鲁滨逊漂流记》一样畅销不衰。

笛福的原型是有生活原型的，1704年真的有一名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薛里基洛克航海遇险，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单独住了4年才被救回。像笛福写《鲁滨逊漂流记》一样，奥台尔的《蓝色的海豚岛》也是有生活原型的，从1835年到1853年，真的有一个印第安少女独自一人太平洋一个名叫圣尼科拉斯的小岛上生活了18年。但笛福的原型是他的同时代人，那个水手为他的故事提供了素材。而奥台尔的原型是最后一个卡拉斯——阿特印第安人，没人听得懂她的语言，所以没人知道她是怎样度过这18年的，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想象写出了这个故事。

《蓝色的海豚岛》的主人公是印第安女孩卡拉娜，故事开始的那一年她12岁。她住在蓝色海豚岛上一个名叫卡拉娜—阿特的小渔村里，父亲是部落头人。卡拉娜是她的真名，这是一个不能告诉陌生人的秘密名字，因为如果用得太滥，就会失去魔力。她还有一个普通的名字，叫“王一阿—巴—勒”，意思是“头发又黑又长的姑娘”。她父亲就是因为对来捕海豹的俄国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大大削弱了她的力量，结果在后来的战斗中被害死了。村里一共有42个男人，那天一下就死了27个。几个月后，全村人坐白人的大船去了东边的一个国家，但卡拉娜发现弟弟没来得及上船，她还是游了回去。没几天，弟弟就被一群野狗咬死了，剩下她一个人。她砸死海豹，把削尖的树根用海豹绿色的皮筋绑在长杆子上当标枪，还做弓箭，打破禁止妇女制造武器的族规。她用这些武器杀野狗，又鱼吃。她还造房子，驯服了一条野狗，逃过海啸和地震……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一个蓝天白云的早上，又来了一个白人的大船。她下到峡谷里，在泉水里洗了个澡，戴上海獭披肩，穿上海狗裙，戴上黑石头项圈和黑耳环，又用蓝色的泥土在鼻子上抹上部落的标志，这才回到她在高地上建的那座房子里，和她的一条小豹子一起等待白人的到来。

这个结尾，倒是与那个真实事件相符。当年人们在圣尼科拉斯岛发现那个印第安少女时，她和一只狗住在高地上的一所简陋的房子里，穿的是海狗羽毛裙。

与《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鲁滨逊相比，卡拉娜似乎从来就没有悲伤过，最后她站在白人大船的甲板上，回头望着蓝色海豚岛时，还在回想着一个人在岛上度过的“所有那些愉快的日子”。是啊，卡拉娜为何要悲伤呢，她不需要回家，蓝色海豚岛就是她的家。

小说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语言平实亲切。而最让人感动的，还是随着卡拉娜的慢慢长大，她对身边的那些动物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意识到人与动物之间应该是一种美妙而和谐的关系。比如，自从她跟大海獭和小海獭交朋友以后，她再也没杀过海獭、海狗、海豹、海象、章鱼……“因为动物、鸟也和人一样，虽然它们说的话不一样，做的事不一样。没有它们，地球就会变得枯燥无味。”